

An impressionistic painting of a landscape. The scene is dominated by warm, golden-yellow and orange tones, suggesting a bright, hazy day. A path or road winds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composition, leading the viewer's eye into the distance. Several small, dark figures are scattered along the path and in the background, their forms softened and blended into the overall texture of the brushstrokes.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dark, triangular shape on the left side, possibly a hill or a structure, and more indistinct figures in the distance. The overall effect is one of a vast, open space with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light.

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印度] 泰戈尔 / 著

大师典藏馆

| 精美插图本 |

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印度] 泰戈尔 / 著

贺小力 王娱瑶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 (印) 泰戈尔 (Tagore,R.)
著; 贺小力, 王娱瑶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大师典藏馆)

ISBN 978-7-5399-8437-7

I. ①你… II. ①泰… ②贺… ③王… III. ①诗集—
印度—现代 IV. ①I3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9315 号

书 名 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著 者 (印) 泰戈尔

译 者 贺小力 王娱瑶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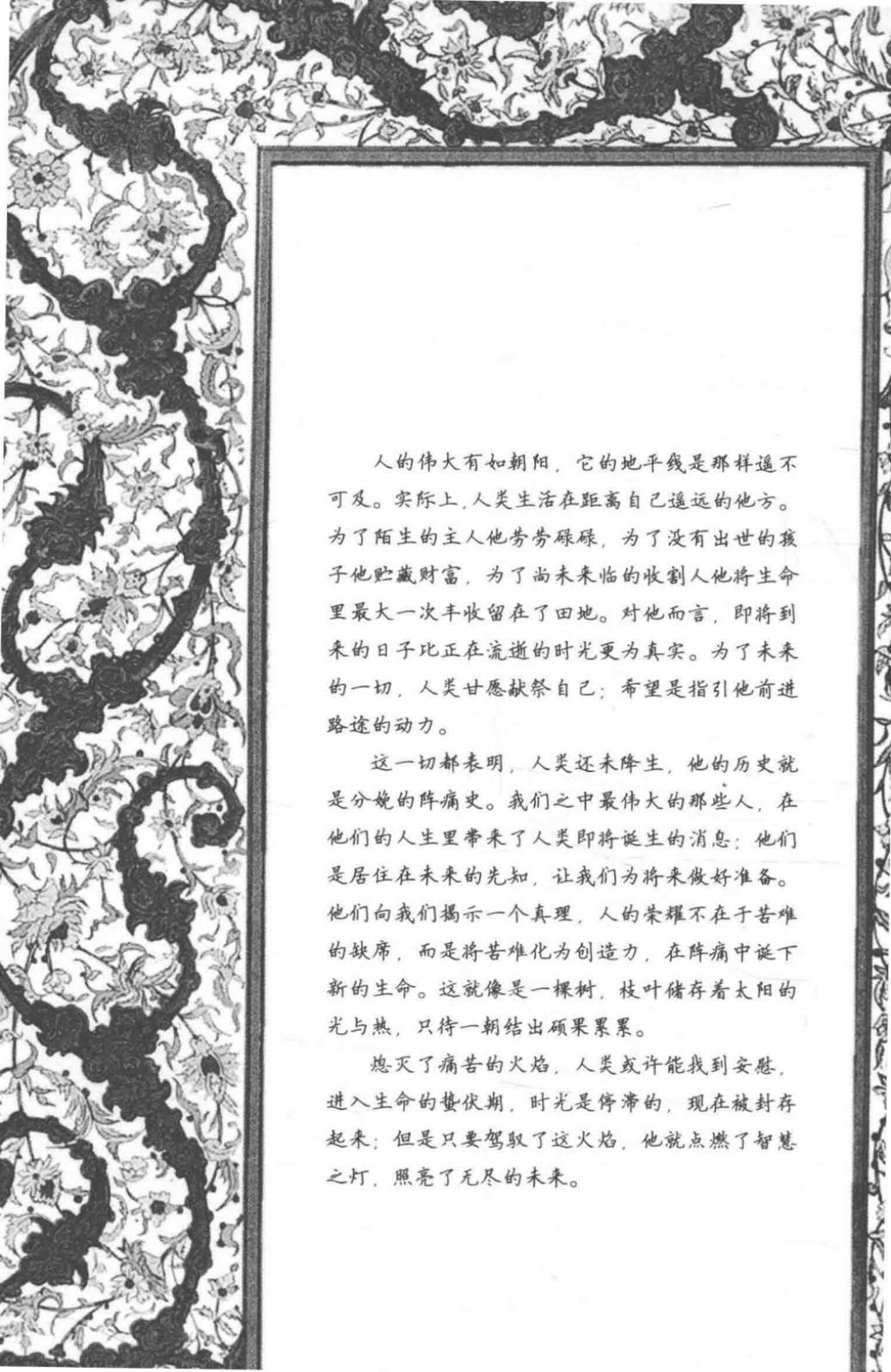
字 数 18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437-7

定 价 3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的伟大有如朝阳，它的地平线是那样遥不可及。实际上，人类生活在距离自己遥远的他方。为了陌生的主人他劳劳碌碌，为了没有出世的孩子他贮藏财富，为了尚未来临的收割人他将生命里最大一次丰收留在了田地。对他而言，即将到来的日子比正在流逝的时光更为真实。为了未来的一切，人类甘愿献祭自己；希望是指引他前进路途的动力。

这一切都表明，人类还未降生，他的历史就是分娩的阵痛史。我们之中最伟大的那些人，在他们的人生里带来了人类即将诞生的消息；他们是居住在未来的先知，让我们为将来做好准备。他们向我们揭示一个真理，人的荣耀不在于苦难的缺席，而是将苦难化为创造力，在阵痛中诞下新的生命。这就像是一棵树，枝叶储存着太阳的光与热，只待一朝结出硕果累累。

熄灭了痛苦的火焰，人类或许能找到安慰，进入生命的蛰伏期，时光是停滞的，现在被封存起来；但是只要驾驭了这火焰，他就点燃了智慧之灯，照亮了无尽的未来。

目录

第一辑 人间大门上，孩子们的敲叩声此起彼伏

吾辈所见之真相无异于盲人摸象

002

喀布尔的水果小贩

004

“你终于来了！”

016

回家

018

等候

026

马沙老师

028

只要孩子愿意

048

孩童之道

050



第二辑 我用生命为爱加冕

灯节

068

河边的台阶

070

美是灵魂与一朵花的相遇

078

弃者

080

在死神的注视下

090

活死人

092

礼拜

108

纸牌国

110



第三辑 我们如何找到进入世界的大门？

旅行

124

人生的亲证

126

无限与我们同在

160

宇宙的融合

162

住在蛋里的人

197

我的故事

199





第一辑

人间大门上，孩子们的敲叩声此起彼伏

一日的清晨有着鸟儿的转鸣，生命的破晓也伴随婴儿的啼音。每一个家庭都传出生命之歌那纯美的音符。人世里青春的芳华，总不断被尘垢冲刷，在岁月无情的抚摩下春归人老。然而生命的奔流从未止息，源头活水日日更新。人间大门上，孩子们的敲叩声此起彼伏，清晨的信使，报送的旋律日复一日。

今天，生命的呼唤从周围孩子们的欢歌笑闹中传来，在我的心里得到了呼应。我感到造物之神通过孩子们发出了真实的声音，便在孩童的心里筑巢安了家。

吾辈所见之真相无异于盲人摸象

夜空之美包含了极端威严的力量。然而它向我们展示出一种和谐，这和谐一定是在一切世间活动的中心，发出一个寂静的声音，那便是音乐本身。因为我们得以观察夜晚的世界，这时远的和近的都在眼前，我们便能看清其中究竟什么是真——它的美和深不可测的宁谧。通过死亡，我们发现了某一伟大生命的不朽，同样也看到了和平的启示。佛陀的深广灵魂如夜空般展现在我们面前，通过他所有的努力、悲伤和为了人类的慈悲辛劳，我们看到了力量的保持和静止的至美。我们渺小的人类，生活领域过于狭窄，因此矛盾被过分夸大，以至于我们所见之真相无异于盲人摸象。但我们可以肯定，在生命的泉流里，当我们越过了死亡，这些矛盾就归于和谐，因为真是包容万物的，而美是真的表达。



喀布尔的水果小贩

我五岁的女儿米妮是个喋喋不休的小家伙。我真觉得她的生活没有一分钟的时间浪费在安静中。她的母亲为此很心烦，常常试图阻止她的聒噪，可我就不会。米妮一安静下来会非常不自然，我可受不了一直这样。因此我和她的谈话就总是很愉快。

比如说有天早晨，我正写到新小说的第十七章时，我的小米妮悄悄进了屋，把她的小手放在我手中，说道：“爸爸！看门人拉姆达亚尔把乌鸦叫成了乌鸦！他什么也不懂，是不是？”

在我准备向她解释世界上各种语言的不同时，她完全进入了下一个议题。“爸爸，你是怎么想的？博拉说云朵里有一只大象，从它的鼻子里喷水出来，所以天才会下雨！”

然后，当我还坐在那儿想着该怎样解释这个说法时，她又迅速发起新的提问：“爸爸！你和妈妈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亲爱的小表妹！”我不觉小声对自己说道，不过我板着脸设计了我的回答：“去和博拉一起玩吧，米妮！我忙着呢！”

从我的窗口可以俯瞰街道。这孩子现在坐在了我脚边，在书桌旁轻轻地玩耍着，在自己膝盖上敲鼓。我正努力经营着我的第十七章，书中主人公普

罗特拉普·辛格刚刚将女主人公康恰拉塔揽入怀中，正要和她一起从三楼的窗户逃出城堡，突然米妮丢下她的游戏，跑到了床边，喊道：“一个喀布尔人！一个喀布尔人！”下面的确有个喀布尔人正慢慢走过。他穿着他们族人那宽大的脏兮兮的衣服，裹着高高的头巾；他身背一个袋子，手中提着几箱葡萄。

我实在不知我女儿看到这人时的感觉，可她开始大声朝他打起招呼。“啊！”我想，“他要进来了，我的第十七章是永远写不完了！”就在那时喀布尔人转过身，抬头看着孩子。这时米妮被吓住了，她很快跑没了影儿，去寻求母亲的保护。她有个毫无理由的想法，认为那个人背的袋子里可能有两三个和她差不多的孩子。这时候那小贩已经站在我家的门口，微笑着向我问好。

我笔下男女主角的处境正如此危险，可眼下我的第一反应是停下来去买些东西，因为那人被叫进来了。我买了些小物件，和那人聊起阿卜都拉赫曼，俄国人，英国人，还有边境的政策。

他要离开的时候，问道：“那个小姑娘在哪呢，先生？”

我想米妮必须克服她那无端的恐惧感，于是把她带了出来。

她站在我的椅子旁，看着喀布尔人和他的袋子。那人递给她一些坚果和葡萄干，可她一点也不动心，只是带着不断增长的满腹狐疑，又朝我紧挨了一些。

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然而，没过几天后，在一个早晨，当我准备离家时，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米妮坐在门口的长凳上，一边大笑着，一边和她脚边的喀布尔人聊天。看起来，我的小女儿在她生命中还没发现过除了爸爸之外能这样耐心听她说



话的人了。而她的小纱丽边上已经裹满了杏仁和葡萄干，那是她客人的礼物。“干吗要给她这些呀？”我说着掏出八角钱递给他。那人没有推脱，接过钱顺手放进口袋。

一个小时后我回来了，天哪，那些倒霉的硬币可惹了它们两倍价值的麻烦！喀布尔人把钱给了米妮，她母亲发现了那些闪亮的、圆乎乎的东西，便突然向孩子发问：

“你哪里来的八角钱？”

“喀布尔人给我的。”米妮说。

“喀布尔人给你的！”她的母亲震惊了，“哦，米妮！你怎么能要他的钱？”

我进来得很是时候，免了一场无谓的灾难，然后继续我自己的调查。

到现在米妮和她的朋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见面了。喀布尔人用干果和杏仁这些小小的行贿克服了孩子对他一开始的恐惧，他们现在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会开稀奇古怪的玩笑，并为之乐此不疲。米妮常坐在他的面前，一本正经地戴着他的大眼镜朝下看，然后绽开笑脸，开始问：“哦，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你的袋子里有什么？”

然后他会用山区人的鼻音回答：“一只大象！”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笑的，可是他们又都为这俏皮话乐得不行！对我来说，这孩子和大人的谈话里倒常常有着一种奇特的魅力。

而喀布尔人不甘落后，会接着发问：“哎，小东西，那你什么时候要到你的公婆家去呢？”

如今大多数孟加拉的少女都会很早就听说公婆家的事情；可是我们是新派人家，并不让孩子接触这些信息，因此米妮听到这问题时肯定会有点困惑。不过她不会表现出来，而是老练地回答道：“你也要去那里吗？”

然而，在喀布尔人中间，众所周知“公婆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监狱，在那种地方我们不花钱就能得到照应。那健壮的小贩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回答我女儿的问题。“啊，”他会对着看不见的警察挥舞着他的拳头说，“我会揍扁我的公婆！”听到这里，想象着被揍人的可怜样儿，米妮便爆发出一串串笑声，而那位强悍的朋友也跟着笑起来。

这都是发生在秋天早晨的事情，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古代的国王们都会去远征；而我，从未离开过加尔各答这个小角落，只让思绪沿着全世界漫游。只要看到另一个国家的名字，我的心就会飞向那里；只要看到街上一个外国人，我就会坠入梦境编织起故事——他那遥远家乡的山峦、溪谷和森林，他居住的小屋，以及那远处荒野中自由而独立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是这样单调呆板，以至于连一次旅行的想法都难以置信，因此我眼前浮现出那些旅行的场景，在我的想象中如此生动地来回穿行。看到这位喀布尔人时，我的灵魂迅速飘去了干旱贫瘠的山脚下，在高耸的山峰间蜿蜒着窄窄的山间小道。我可以看见驮着货物的骆驼队，伴着一群缠头巾的商人，他们怀揣古怪的老式火枪，还有一些长矛，朝着山下的平原行进。我可以看见——不过米妮的母亲常常在这种时候打断我，并恳求我“当心那个男人”。



很遗憾米妮的母亲是位如此胆小的女士。只要听见街上一些响动，或是看见有人朝我们的房子走来，她总是立马得出结论，说那是小偷，或酒鬼，或是有蛇啊，老虎啊，疟疾，或者是蟑螂，毛虫，或是个英国水手。即使有了多年的经验，她仍然无法克服自己的不安。所以她对那个喀布尔人充满了戒备，并曾请求我对这人保持警惕。

我笑了，试着用温和的方式打消她的恐惧，可这时她会转身严肃地面对我，问我一些严肃的问题。

难道从来没有孩子被绑架吗？

喀布尔曾经是有奴隶制的，不是吗？

这么强壮的男人完全有能力掳走一个小孩子的，这想法没有那么荒唐吧？

尽管知道可能性很小，我还是努力说服她这种事不会发生。而这并不够，她的担忧仍在继续。由于这种担忧并不确定，我们也没有理由禁止那人来我们家里，他们俩的亲密关系也就自然发展了下去。

每年一月中旬，那个叫拉姆的喀布尔人都要按惯例回他的家乡，这个日子临近的时候他会特别忙，走家串户去收他的赊账。而今年，他却总是能挤出时间来看米妮。在外人看来这两个人似乎有着什么密谋，因为他如果早晨来不了，晚上就一定不会出现。

在黑暗屋子的角落里，这位穿着宽大袍子、背着大包小包的高家伙会突然出现，让我都时不时受到惊吓；可是当米妮笑着跑过来叫道：“哦！喀布尔人！喀布尔人！”这对忘年交又会沉浸在他们熟悉的笑声和笑话里，让我感到安心。

在喀布尔人决定离开的前几天的一个早晨，我在书房改着校样，天气寒冷。阳光穿过窗户落在我脚边，这微微的暖意很让人舒心。快八点了，清晨出门的行人都包裹着脑袋往回走。突然街道上一阵吵闹，我往外看去，拉姆正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带走，身后跟着一群好奇的男孩子。那喀布尔人的衣服上有血迹，其中一位警察还拿着把匕首。我赶出门拦住了他们，问出了什么事。从你一言我一语中，我大致弄明白了，一位邻居除了那小贩一条软浦围巾，却赖账说他已经付过了钱，在争吵中，拉姆攻击了他。此时身为囚犯的拉姆正气血冲头，开始操起所有恶毒的语言咒骂他的敌人。可是我的小米妮忽然出现在家里的走廊上，像往常一样叫着：“哦，喀布尔人！喀布尔人！”拉姆转向她，脸色由阴转晴。今天他胳膊上没有挎着大包了，她也没法和他讨论大象的问题。于是她立马进行到下一个问题：“你要去公婆家里了吗？”拉姆笑着说：“可不是吗，小家伙！”见他的回答没有让孩子开心起来，他举起了被拷的双手。“哎呀，”他说，“我本来可以狠揍那老东西的，可是我的手被绑住了！”

拉姆被控蓄意行凶，入狱服刑了好几年。

时间飞快地过去，而他也被忘记了。我们在习惯的地方做着习惯的事情，很少或几乎从未想起那位曾经自由的山区人正在监狱里度日。让我羞愧的是，连我那无忧无虑的小米妮，也忘记了她的老朋友。新的伙伴充实了她的生活。长大一些后，她更多时候会和女孩一起玩。事实上，她和女伴们消磨的时间太多了，以至于再也不像往常那样去她父亲的房间。我们几乎不再有谈话的机会。

很多年过去了。又是一个秋季，我们正在安排着米妮的婚事。婚礼准备